

诗行环绕的象珠

□杨方

惠特曼说 给万事万物命名 总统不行 诗人行。

想起这句话的时候 我正开车前往象珠。那是一个怀抱青山和流水的江南村镇 几朵白云不远不近 像身穿白袍的人 居住在附近。几只长嘴细腿的白鸟 也居住在附近 它们有可能是候鸟 但它们不往更南的地方飞 也不往更北的地方飞。它们和这里的村民一样 好像生来就属于这里。路两边田地里的葡萄正在成熟 昨夜一场台风的边缘经过此地 熟透的葡萄像雨一样落在地上 兀自在空气里发酵 散发出酒的香甜。

象珠是我路过了一百次却不曾停留的地方。每次去普明寺 走东永二线 象珠是必经之地。偶然下车 也只是为了路边新鲜的水果 带着露水的莲蓬 毛茸茸的桃 套着纸袋的蜜梨 挂着一截藤蔓的西瓜。葡萄则是从六月一直到十月都有。立秋之后的葡萄会更甜 空气里都是迷醉的气息。我因此喜欢象珠的夏季胜过它的春天。

我对象珠所知不多 用某个诗人的诗句来说 我只是象珠的过客 而非归人。我六十迈的车速是个美丽的错误 它带着我从象珠隆隆驶过 错过了象珠许多美好的事物。比如碛溪长廊 比如积善堂 比如峡源坑 挂纸岭 清渭老街 还有寿常公祠 蟠龙殿 雅吕老宅。章锦水的《象珠三章》、陈星光的《象珠八章》、蒋伟文的《象珠走笔》 皆用诗的语言对这些地方进行过描述。三位诗人 腹有诗书 才华横溢 又兼样貌不俗 别具气质 在永康人尽皆知 在江南也是人尽皆知。三大才子笔下的象珠 因此得以在诗歌里和他们的名字一起流传 成为人间向往之地。

我对象珠心怀歉意。这样一座被诗行环绕的村镇 我一百次地经过 又一百次地错过 我的粗枝大叶是对美好人间的浪费。总有一日 我会沿着诗歌里的地名 一一拜访。

最让我感兴趣的 应该是那座碛溪长廊 章锦水在诗里是这样描述它的：

这长廊的长 入口处可在宋时？
仿佛经历了许多朝代，
我才从这厢走到那厢 直到尽头。

一座入口处在宋时的长廊 我不知道穿过它 抵达的将是何处？身处的又是何时？也许一抬头 我就会看见古代的黄昏 如一幅画卷展现眼前 炊烟在飘散 稻谷在地里散发出粮食的气息 白鹅在池塘边高

叫 小儿在田头卧剥莲蓬。面对这样的场景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愿意穿过长廊再从宋时回来。碛溪长廊 仿佛是时光的长廊 历史的长廊 也是象珠的长廊 思绪的长廊。

章锦水诗歌里的碛溪水 透澈而曲径通幽。他说：我在村口的拱桥与下游的河埠 泄漏了自己多年来的行踪。他说：碛溪水边的留白 仍等着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章锦水是一个智慧的诗人 有着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思考 他的思考 深远、辽阔 时间和空间在诗行里交叠穿插。面对碛溪水 他所想到的是 历史再远 都源于曾经的现在 。这是一个哲人发出的思考。

章锦水笔下的积善堂 老旧而深厚。祖先的家训是屋檐上的鱼龙 仰望星空 出人头地。而堂下的深井 汨汨泉涌 仿佛瓜迭绵绵一支族人 。在他眼中 积善堂再适合不过一个 喜欢孤独 喜欢一个人沉湎与深思 的诗人在此逗留。诗人可以把镜头的景深拉到古代 可以哲人般地打量 而不被打扰。有一日我来到积善堂 也许犹能听见章锦水发出的慨叹在古宅的墙壁上回荡。

相比积善堂 陈星光诗中的寿常公祠则有些哀伤的凉意。他写道：

雕梁依稀可辨
只是神像的脸被一刀劈去。
大象没了长鼻 狮子瞎了双眼。
一层层惨白的石灰
覆盖了仁义礼智信。

站在诗歌里的建筑前 我的心一定会如地窖中的马铃薯一样生出忧伤的芽。我无法恢复神像慈悲的脸 也无法给大象一个鼻子 给狮子一双眼睛。我只能跳过此处 去陈星光诗里的峡源坑、挂纸岭。那里枫叶弹奏深冬的琴弦 阳光洒下金黄的光线。在这样的地方走一走 忧伤的情绪会被风吹散。陈星光比较喜欢乡村老屋 他在类似的环境中长大 有一种回到小时候的亲切感。他的目光总是停留在这些事物上。他写象珠老宅 明清乡村缓慢的寂静 夹杂在现代的声音中。砖石有了包浆 雕梁栩栩如生。站在这座老宅前 诗人曾发出 主人何处去了 的疑问。自然 他发出的疑问是不需要 有答案的 也没有人能给出答案。当满怀惆怅的诗人来到清渭街 他的心依旧是满怀了惆怅 我心如井 身体却在河中 挣扎不

休 。这就是陈星光 天生具有一种既天真又忧伤的诗人气质。他的气质在他的诗中蔓延 并传染给了他诗中的建筑 山冈和一条老街 它们也因此具有了和他同样的气质。

蒋伟文诗歌里的象珠 则是一行行清清楚楚的史册。诗人用素净的语言 客观的语调 沿着史料和民间传说 带着人们去追寻象珠的来龙去脉。在《雅吕村史存考》一诗中 诗人更是详尽地叙述了他所知道的一切：

南宋乾道年间，
北宋名臣吕蒙第八代孙吕荣兄弟
来这里定居。他们带了多少
家眷和随从？
早在北宋时期 这里就有夏姓人民居住。
他们是否欢迎吕氏兄弟的到来？
后来吕氏繁衍昌盛，
而夏氏没落外迁。他们离开时，
吕氏族人挽留过他们吗？
吴国太真的来蟠龙殿进过香？
状元坟是衣冠冢吗？

蒋伟文一边追寻一边追问。他的追问 有力量 但不咄咄逼人。就像他的人 沉着、谦卑 有着金属的不动声色。诗人感叹历史总有许多遗漏的细节 而雅吕村史是一部厚重的书 吹过的风翻不动书页 只有诗人的思想可以灵巧地进入。蒋伟文书写象珠的诗歌 明显带着音乐的节奏 有着和象珠地势一样高低起伏的旋律。而那些思想性的东西 则像金子隐藏在岩石的纹理中 我在他的诗歌里看见光亮的同时也看见象珠的先祖们在大地上种植谷物 伐木垒石 造出房屋并在屋檐下做梦 繁衍。他们在固定的节日与神对话 与鬼达成和解 也在流转重复的岁月里建立起了人类的道德纲常。蒋伟文站在时间的距离和地理的高度上去书写象珠 让象珠也有了时间的光泽和存在的高度。

沿着诗歌里的地名行走 是一场多么奇妙的追踪之旅。诗歌里的象珠 时光静好 山川静美。我替诗人重返现场 他们眼睛看见过的 我再看一遍。他们喜欢过的 我也再喜欢一遍。他们赞美的 我用更明亮的词汇来赞美。我知道诗人的笔 改变不了山河的走向 但却有哈利波特魔法棒的魔力 诗歌所触及的地方 皆因诗歌而变得美好。象珠 将成为诗歌里流传的地名。

大岭头散记

张泽宏

一、惊魂大岭头

磐安大岭头,在今年永康的避暑群体里 其名头之响 超出了省内其他一些知名的避暑村。让它出名的 可能是一场事故。

那是7月23日的下午。避暑客们正享受着不需吹空调就可以陷入睡梦的惬意。老板娘的拍门声把我唤醒 她那夹杂着浓重磐安口音的普通话让我只能听出个大概 :山脚下的隧道里可能有危险 你们把车挪一下。稍后 又有人在指挥另外几辆车：往上面开 村里不能停了！ 全部人员都要撤出村子 山脚下的隧道要爆炸了

车子一直开到五六公里外的平象村。大家惊魂未定 相互打听 山川坛 的 县前信 。有说那山洞就在村子的地底下 一旦爆炸 大岭头就不复存在 有说是那山洞里有辆运输剧毒化学品的槽罐车出事故 毒气泄露 下午3时 有人通知 那是一辆装了30吨溴乙烷的槽罐车 昨晚10点多钟就已经漏气了 有自驾车的先自己开车回去。我载着只穿了睡衣的老伴和另外一对连手机都没带出来的夫妇 逃回家中。

二、纯情大岭头

7月28日 我们原班人马重回大岭头。

大岭头村口有道风水大栋 栋上有一片古树群 那都是一百多年到五百多年的红豆杉、香榧、柳杉和枫香。古树伞盖如荫 山风阵阵 碧空如洗 有人打牌闲聊 我们在控丝竹 唱戏曲。

大岭头民风淳朴温厚。我们住的那家民宿老板娘 如果光听她那尖尖的嗓门 像是个嘴巴不饶人的长舌妇 但她实际上心地善良为人厚道。早餐 有玉米棒 有馒头粽子 有时还有豆浆或豆腐脑 有时烤肉



饼 或者烤发饼。一般民宿老板是住进去的第一天给客人喝点酒 而她却三天两头地为我们舀她自家泡的黄精酒。我们临回永康的那天早上 她还特地给我们每家装了15个她自己蒸的馒头。那馒头用老面发酵 面揉得透透的 吃在嘴里有嚼劲 还带点甜香。临算账付钱时 她死活不肯收上次逃离大岭头时的那顿午餐费。我说这又不是她的错 老板娘板着脸吵架似地嚷道：但也不是你们的错 这是我自己的心意！

三、轻歌大岭头

不在风水大栋古树下唱几曲 枉来大岭头。

每日上午 在古树下拉弦弹唱 是我们这班人的必修课。年轻时 我曾经惊诧于那些沉醉于戏曲的老头老太 唧唧呀呀 一句唱词戏腔唧呀了半天还不见尾 不烦啊？如今 自己竟也成了随曲击拍摇头晃脑的戏迷了。我想 这也就是中国戏剧、中国文化经久

不衰、历久弥香的魅力所在吧。

大岭头是个特别适合唱戏的避暑胜地。风水大栋古树下 是唱戏的不二选择。风凉 却不会乱翻你的戏谱 树荫 却可以随乐翩翩。会唱的 地不分南北 人不论亲疏 随着主唱一起哼 或者干脆也抢过话筒唱一段 其乐也陶陶 会拉的 夺过徽胡 架上二郎腿拉上一曲 其乐也融融。

村里有个小伙子 以前在永康的某个婺剧团呆过一阵子 有空就往我们圈子里钻 还捎带着教我们那几位大妈走台步用水袖。

这一个月 大岭头村先后来过六七批越剧、婺剧迷的乐队 清一色的永康人。

四、感动大岭头

大岭头村的山底下 冷(水)沙(溪)公路隧道穿山而过。附近 有中国南方最大的孔子家庙所在地榉溪 有三国魏晋名臣羊祜的后人聚居地大闵。大岭头的村民也是这两大姓。孔、羊家族源远流长 家风传承积淀厚重 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终有迹可循 可风可敬。

有天吃过晚饭散步回住处 全村都已停水。避暑客们耳濡目染 也从当地的乡民那里学会了宽容和理解 从容地忍耐了一晚上。次日早上四五点钟 我早起晨练 碰上了三个人 其中两个就是那天喊得面青口哑让我们撤离的支书和村委会主任。他们拖着疲惫的身子 背着管子钳三脚架 一步一步往家捱。我停下脚步 目送他们的背影消失在熹微的曙色里。

村子依然静谧安详。我突然觉得有种感动无法宣泄。此时 晨风拂面 胸襟豁然 鼻子却有点酸。人老了 眼泪堂浅了。我自语道。